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爱国主义教育丛书

武昌起义



一、黑云压城

1911年，是清廷的多事之秋。这个腐败、专制、卖国的政权正一步步走向倾覆。

这一年的6月，四川爆发了反对清政府把铁路专利权出卖给洋人的“保路运动”。为镇压这次运动，清政府命令端方自湖北领兵进入四川，但他怎么也想不到，时隔不久，湖北省城武昌却爆发了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。

说起来，清政府对武汉的控制不可谓不严，因为武汉是当时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，也是革命党人活动的重点地区。但它没有想到的是，革命党人在新式陆军中正大量地做着革命工作，新军中正酝酿着反清的武装起义。

革命党人在1904年成立的武汉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，一开始就把新军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。以后这一团体遭到破坏，但随之成立的其他革命组织一直没有改变工作重心。

在这一方针指导下，大批革命知识青年投入新军，在军队中进行了长期细致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。湖北新军的标（团）、营、队（连）各单位都有革命党人的代表。到武昌起义的前夕，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已多达五、六千人，占军队总人数的30%左右。

四川保路风潮爆发后，湖北革命党人认为现在正是发动起义的大好时机。9月，湖北革命党人把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起来，组成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，以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总指挥，共进会会长孙武为参谋长，制订了详细的起义计划，准备于10月6日举行起义。但由于准备得不充分，不得不延期。在重新准备期间，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，这件事使得革命党人和士兵临时自发举行了起义，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

（一）起义机关泄露，革命党人被捕事情还得从孙武搬弄炸弹出事说起。

9日中午，孙武在革命党储存起义物资的汉口宝善里22号楼里搬弄炸弹，不料用力过猛，把盛有药水的玻璃管撞破了，药水滴在炸弹里面，引起了爆炸，孙武被炸伤。

正在租界内巡逻的印度巡捕看见22号房屋往外冒烟，还以为失了火，就急忙奔了过去。与孙武在一起的革命党人刘公、李作栋见势不好，急忙搀着孙武出了门，径直往同仁医院去了。

那个巡捕到了楼上，没找到人，却发现了满楼板的铁片，以及一些炸弹，还有四、五百套军装，100多枝手枪，此外还有名册不禁吓了一跳。就急忙报告了他的上司——英国租界的领事。英领事因为与清政府串通一气，就把此事告诉了清方。

湖广总督瑞澂得讯，马上下令全城戒严，缉拿革命党。

此时的蒋翊武，正在武昌革命党的小朝街机关部里与刘尧澄等人谈话。得到孙武出事的消息后，就于下午召集各单位的负责人开会，下达了起义的有关命令：

- 1、革命军于9日夜12时起义，复兴汉族，驱除满清。
- 2、革命军必须严守纪律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都不得扰害百姓和外国人。
- 3、步、马、工、辎重各军，一听到中和门外的炮声，即由原驻地开拔，依所给的命令进攻楚望台、总督署等处。
- 4、炮兵第八标，于十一点半整队由中和门进城。以一营兵力占领楚

望台，向湖广督署及效忠满清的第八镇统制张彪的指挥所开炮。以第二营占领蛇山，向武昌藩署轰击。第三营占领黄鹤楼及青山一带，防守长江中的清军兵舰。

5、进攻汉阳城，占领兵工厂。

6、进攻汉口，占领汉口及大智门乔口一带。

7、抢占武胜关，分兵防守花园祁家湾一带。

8、武昌义军所需弹药枪枝，由楚望台军械库接济，汉口、汉阳义军所需物资，则由汉阳兵工厂供给。

9、10日上午，各部队完成任务后到湖北谘议局门前集合，但需留少量兵力防守各地。

10、总指挥蒋翊武9日12点以前，在小朝街机关部，12点后，在谘议局。最后，革命军应左臂缠白布，以为标记。

命令下达后，蒋翊武对众人说：“今天这个命令，是紧急时刻的权变之计，你们往各部队送命令时，要向大家解释清楚原因”。说完，就让大家分头送信去了。

考虑到起义的同志需要弹药，蒋翊武又派王宪章、彭楚藩、杨鸿盛等人分头到各营去送炸弹。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往工程营送炸弹的杨鸿盛出事了，由此也暴露了小朝街的指挥机关。

杨鸿盛是怎么出事的呢？

他得到命令后，就找了个小篮子，把炸弹放在里面，外面，则盖上了一些白菜叶子。他刚走到工程营的门口，就被卫兵排长拦住了。那个排长不仅不让他进，而且走过来翻他的菜篮子。杨鸿盛见势不好，马上从篮子中捣出一枚炸弹向他扔去。那个排长吓得“唉呀”一声，扭头就跑。结果炸弹不但没炸着排长，反而把杨鸿盛炸伤了。这时，营内的清军听见爆炸声就跑了出来，抓住了受伤的杨鸿盛。

杨鸿盛的遭遇，碰巧被一个姓张的革命党人看见了。他就赶紧回到小朝街向蒋翊武报告。彭楚藩当时也在场，听完汇报，他仍然镇定地说：“不要慌，现在已经11点多了，再过一会中和门外的炮声就响起来了，这起义信号一响，同志们就都动手了，还怕什么？”

蒋翊武因为已通知众人他12点前在小朝街指挥，又觉得反正在起义时间马上要到了，也就放松了警惕，没有马上率人转移。

正在这时，忽听得有“噼噼呼呼”的敲门声，很大很响。蒋翊武在楼上问道：“你们是做什么事的？”外边回答：“是来会你们老爷的。”蒋翊武一听，知道大事不好，就对众人说：“清军来抓我们了，事已至此，大家不要慌”。说完他就抓了一个炸弹，要去阻击清兵。

刘尧澄忙拦住了他，说：“让我来，你们接应我就行”。说着就拿了两个炸弹跑下了楼。此时清兵和警察已破门而入，刘尧澄举起炸弹向其猛地扔去，但炸弹却没炸。楼上的人也赶紧往下扔炸弹，仍没响，清兵遂一拥而上，抓住了刘尧澄。

炸弹没有炸，是因为革命党人为安全慎重起见，平时没有安炸弹里面的门钉。这回碰到紧急情况，竟忘了这回事，这才误了大事。

楼上的人见刘尧澄已经被抓，而自己手无寸铁，就爬上屋顶寻求脱身。到了房顶，他们发现旁边有条巷子，就倚墙跳了下去。不料脚刚一落地，就有警察围了过来，除少数人脱身外，蒋翊武，彭楚藩等人都被捕了。

蒋翊武被押到警察局，正好出来一个警官。他急中生智，大声嚷嚷道：“我是老百姓，是看热闹的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”这个警官一见蒋翊武长袍马褂的打扮，有些信以为真，就把他关到警察局的院里，自己到前边打电话去了。蒋翊武乘机翻墙逃走了。

正可谓祸不单行，这边革命党的指挥部被破坏，另一边预定好的起义也出了问题。

这还得从往中和门炮兵营送起义计划的送信人说起。

这个人姓邓，一接到命令，心里就很害怕。他走出小朝街，一边往中和门走，一边心事重重地想这想那，只怕有人知道他是送信的。好不容易来到中和门，门已经关闭了。他不想办法出城找炮队，反而如释负重，也不回小朝街汇报，竟跑到亲戚家躲起来了。

中和门炮队发炮，炮声是各营起义的信号。但因为这个姓邓的人没有把起义信号送到，以致于炮队中的革命将士并未发炮。

到了12点，城里城外各营中的革命党已急不可耐，磨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，但左等右等，仍不见炮声响起。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莫非起义计划取消了？莫非炮队变卦了？亦或他们失败了？

此时小朝街出事的消息已传遍各营，大家急着起义，好解救被捕的同志。但等啊等啊，眼巴巴地望着中和门，从晚上望到天亮，别说炮声，中和门那边连人声也没有，把大家急得要死，又一时拿不出什么应急办法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清兵和警察捉人，眼睁睁地看着彭楚藩、刘尧澄、杨鸿盛等人在都署衙门里受难。

（二）骂清吏志士不屈，彭刘杨三烈士就义

彭楚藩等人被抓后，于4时左右被押到都署会议厅审问，主审官是铁忠、双寿、陈树屏。瑞澄没有出面，但留下话说：“这些无父无君的家伙，只要有点供词，你们尽可处置，也不必前来问我”。

3个人刚刚落座，就有人前来报告说：“又抓住了几个，现在抓住的共有10个人”。铁忠点点头，命令把彭楚藩带上来。

彭楚藩知道此次被抓，不可能活着出去，便决定痛骂清廷官吏一顿，也使自己心里痛快痛快。

决心一下，他到了厅上，便昂然不屈，傲然直立。铁忠见他一身豪气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好一会没说出话来。又见他身穿宪兵军服，又觉得事态严重，军队里居然有革命党，这太可怕了。定了定神，铁忠装腔作势地问道：“见了本官为何不跪？”

“你好大的狗脸，我岂肯跪你，你不怕折福么？”彭楚藩骂道。

“可恶，来人那，给找打断他的狗腿”，一旁的双寿恶狠狠嚷着。话音刚落，几个清兵就拥了上来，把彭楚藩推倒在地，楚藩就势坐在地上，依然不跪。

铁忠定了定神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楚藩答：“我就是彭楚藩。”铁忠又问：“你是革命党吗？”

“没错，我是革命党。”楚藩很干脆。

“你为什么要革命？”铁忠又问。

楚藩笑道：“我倒要问你，我们汉族的江山，被你们满人蹂躏了300多年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革你们的命？”

铁忠听了。愣了一愣，又慢慢摇摇头，出人意料地说：“我看你这个样

子，本是一个宪兵，你恐怕不是革命党吧？”

彭楚藩一听这话，也愣了一下，心想这铁忠竟有为我开脱的意思。但转念又一想，自己干革命光明正大，不可借机苟且偷生，就大声说：“你说我不是革命党我就不是革命党吗？我只知道以排满反清为宗旨，你说我是不是革命党？”

铁忠想替彭楚藩开脱，是因为楚藩是个宪兵，而宪兵司令果兴阿是铁忠的儿女亲家。铁忠怕瑞澄知道宪兵里也有革命党人迁怒果兴阿，从而撤果兴阿的职。但他万万没想到彭楚藩根本不怕死，不买自己的帐。只好打起精神问：“那你们有多少同党？”楚藩道：“有4万万同胞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”

铁忠又问：“你们约好几时起事？”

楚藩大声回答：“就是今天。可惜呀，可惜我没有杀着你。”

铁忠大怒：“你这种东西，倒是杀了的好。”

楚藩哈哈一笑：“要杀便杀，何必多讲。也省得跟你们这群满奴废话。”

铁忠气得浑身发抖，脸涨红如同猪肝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你还真以为我不杀人吗？”

一边嘴里嘟嘟囔囔地讲，一边拿过来一支笔，写了一个标旗，“谋反叛逆罪犯一名彭楚藩枭首示众”，并把标旗扔到台下，几名清兵扑了过来，绑起彭楚藩押出门外，彭楚藩英勇就义。

第二个被审的是革命党人张廷辅的夫人，铁忠想从她身上打开突破口。

张夫人一到厅上，铁忠便问：“你家里是开旅店的吗？”

张夫人从容回答：“不是的，我丈夫在三十标当排长。”

铁忠道：“你们家既然不开旅店，为什么那些革命党人都在小朝街你家里呢？想必你丈夫也是革命党吧！”

“他们和我家分租一套房子。我丈夫每天在军营，有时回来，有时不回来。即使回来，也顶多呆一两个钟头。他怎么会是革命党呢？几家人同住一楼，互不干扰，这是武昌城里常见的事”。

铁忠接着问：“你的丈夫既然不常在家，他们做了些什么事，看来你没有参与。但他们干了些什么，想必你也曾看见，你可照直说出来。”

张夫人回道：“既然我没有参与，又怎么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？况且他们住楼上，我家住楼下，我从来不上楼，我又怎么知道？”

铁忠大怒，骂道：“好你个刁妇，还要嘴硬，来人那，先把她拖下去。”接着又提审刘尧澄。

此时刘尧澄，颇为起义不能按时举行而遗憾，更遗憾炸弹竟然没炸，没能杀死几个清兵。及至到了会议厅。铁忠照例先问了姓名，然后便道：“你从哪里来的？”尧澄道：“我不是从别处来的，我以前在四十一标三营当兵，因为我的哥哥从湖南来看我，准备同我一齐去东三省，我就请了假，暂时在张廷辅家住几天”。

一旁的陈树屏冷笑一声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应该好好呆着，为什么要为非作歹，要革起命来了呢？”刘尧澄很干脆地答道：“我刚离开军营没几天，那些事，我既没做也不知道”。

双寿忍不住插话道：“你既然和他们住在一起，怎么会不知道？你的手炸成那个样子，不是扔炸弹扔的吗？却还想抵赖！”

“那是你们抓我的时候被炸的”，刘尧澄机智地回答。

铁忠无计可施，就吩咐把张夫人带上来，“这个人你认得吗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张夫人很利索地回答。

就在这时，刘尧澄把眉头一竖，说到：“你们何必为难她，也不必东问西问了，我既然落到你们手里，难道还能活着出来吗！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今天的炸弹，是我扔的”。

铁忠等人闻听此言，就商量道：“好个厉害的革命党，留着必有大患，索性杀了他”。

几个清兵上来，拖起刘尧澄就走，刘尧澄边走边回头骂道：“满鬼，你们杀我，我倒爽快，只是你们苟延残喘的时间也不多了”。

到了都督署门外，面对成千上百围观的百姓，刘尧澄大声喊道：“同胞呀，大家努力呀！”说完就英勇就义了。铁忠等人此时已感疲惫，但仍强打精神提审杨鸿盛。

一见到杨鸿盛那张被炸弹炸破的脸，铁忠就知道这是个不要命的革命党人，他气哼哼地说：“你这个样子，也想革命吗？我今天倒要革你的命。说，你们的炸弹都藏在哪了？还有没有？”

见铁忠内心如此心虚，鸿盛冷言道：“想什么时候用，就什么时候做，哪有没的道理！”

双寿问：“你们的党羽，是军营里的多些？还是学校里的多些？”

“你说军队里的革命党多，那就是军队里的多；你说学校里多，那就学校里多，我不知道”。杨鸿盛不冷不热地回答。

说话的当儿，铁忠已经写好了杀人的标旗，“施放炸弹革命党一名杨鸿盛”，掷到地上。

杨鸿盛毫无惧色，“好，只管杀，你们迟早也有这一天！”

上午7时，杨鸿盛英勇牺牲。

接下来被提审的是龚霞初和牟鸿勋。铁忠又想把他们拖出去杀掉，但被陈树屏拦住了。陈树屏道：“我们已连杀3人，外面围观的人很多。现在天已大亮，再杀恐怕会激起什么事端。那些还没有被抓的革命党见他们的党羽落难，说不好会铤而走险。他们又多是军人，要是造了反可怎么得了。不如暂时安抚他们，抓住的那些人晚上再杀也不迟。”

铁忠听了觉得有道理，就一边下令把被抓的革命党人押到江夏模范监狱，一边和双寿、陈树屏商量如何处理搜到的革命党人名册。铁忠说：“这名册上的人太多，又多在军营，现抓需要费时。而他们看来已定好近期举事，如果我们一时半会抓不完，又把他们逼上绝路拿枪来造反，那局势就不堪设想了。如果我们给他们一条生路，也许此事就平息下去了。因此不如效法曹操，把名册当众烧掉，以此安抚军心民心”。

双寿和陈树屏也觉得这样做比较妥当。铁忠就去面见瑞澄，陈述己见。瑞澄正对革命党恨得不得了，哪肯宽恕党人。另外，在抓住革命党人的时候，瑞澄邀功心切，已向朝廷发了电报汇报此事表功，更不可能从轻处理此事了。他就把铁忠臭骂了一顿，令铁忠加紧审问，同时下令侦骑四出，按名册加紧抓捕革命志士。

铁忠垂头丧气回到议事厅，把结果告诉了双寿和陈树屏。3人无可奈何，遂于下午2时左右继续提审革命党人。

这次被审的是从军营里抓到的张廷辅。

张廷辅从容说到：“我在军营里当排长，并不知道这些事。他们虽说住在我的屋里，不过是租住而已。他们住他们的，我住我的，我与他们并无过

多的来往。”

铁忠不以为然：“你这些话，太没有道理。我也不同你理论，我只问你现在军营里有多少革命党？”

张廷辅机智地回答：“大人的这些话，我听不懂。朝廷法律森严，即使有些人有革命思想，他也不会把‘革命’二字写在脸上，我怎么去查？而且我也是个长官，他们既怕大人，同样也怕我呀。”

铁忠，陈树屏听了一愣，觉得张廷辅的回答难以找到破绽，就命人把他押下去了。

会议厅里一阵寂静。半晌双寿才有气无力地说：“这些革命党人，没有一个不是鬼鬼祟祟的样子，我们先把他们押着，反正一时半会也审不出结果，不如再去请示瑞大人”。

不一会，瑞澄有令：先把人犯押回监狱。铁忠等人长达一天的审讯草草结束了。

（三）蒋翊武图谋再举，革命军自发起义。

蒋翊武翻墙脱身后，直奔革命党人蔡云舫的家，在这里又遇见了正心急如焚的陈磊、王守愚等同志。蒋翊武把小朝街指挥机关被破坏的事告诉了大家。王守愚激愤地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何不通知各营的代表，今晚起义呢！否则怎么对得起牺牲的同志呢？况且被捕的人还需要我们去营救。”

蒋翊武想了想，说：“话虽如此，只是瑞澄今天正在满城捉人，凡是没有辫子的人都被抓走了。你们都没有辫子，现在又快天明了，怎么去送信啊！不如暂时躲避，以等待合适的时机。”

众人听了觉得有理，就把所藏的章程等与起义有关的东西尽皆焚化，分头散去，以免被一网打尽。

蒋翊武出了城，想来想去，又有了计划，于是直奔安陆，纠合那里的革命党，以图再举。

城内城外各营的革命志士，刚失去领导的时候，未免有些不知所措。及至看到10日这一天清兵都在捕人，到了晚上渐有抓到自己的迹象。蔡济民、熊秉坤、金兆龙、彭纪麟等人遂在各营纠合革命士兵，自发起义了。

二、武昌起义

10月10日整整一天，清军在城内外到处抓捕革命党。瑞澄传令各营，令各营长官认真搜捕营内的革命党，张廷辅就是在操场上被第八镇长官张彪派人捕去的。当时清军正在上早操，与张廷辅同在三十标的吴醒汉，以及二十九标中与张相熟的蔡济民等人目睹他被抓，心急如焚。

清兵押着张廷辅到总督衙门时，路过工程第八营的营房。该营的革命党人，看见此景，知道瑞澄正按名册抓人，遂秘密串连，饮酒盟誓，准备枪枝，只等天一黑即动手。

当时武昌城内新军并不多，只有步兵3个营，工程兵1个营，而旗兵却有3个营，此外还有死心塌地为瑞澄卖命的督署教练队1营，及巡防营。

看见敌我力量悬殊，准备起义的革命志士，就马上分头做各营经管武器人的工作。使他们大为高兴的是，这些人都愿意参加革命。

于是革命党人秘密运送子弹，分发给各营自己的同志。有了子弹，大家一可以起义，二可以威慑其他士兵及观望不前的人，使之附从革命。第八镇

统制张彪是个铁杆保皇派，其司令部里有数挺机关枪，这对起义军可是个不小的威胁，因为当时机关枪不多，只有张彪和瑞澄的下属才有。革命党人就运动第八镇司令部的军需官，暗中把机关枪的一些零件拆掉了。

当时城内有个地方叫楚王台，那里设有一个巨大的军械库。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枪炮子弹，及多年来购买的国外枪炮都储藏在那里。防守该局的，正是工程第八营，10日晚上值日的又是左队队官吴兆麟。吴兆麟早年加入过革命团体，同情革命，以后他成了起义的指挥官。

剑拔弩张中，夜幕降临了。

（一）武昌起义第一枪

10日晚7时左右，工程营后队排长陶启胜正奉命在营房内巡查，查到一个宿舍时，发现后队排士兵程正瀛的步枪内有子弹，转过脸又看见副排长金兆龙正在擦枪装弹，就问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金兆龙回答：“防备不测。”陶启胜大怒，拔出手枪对着金兆龙，“岂有此理，我看你是要造反”，说完就要缴金兆龙的枪。金兆龙大声说：“今天的事，是我做的，今天的人，也都是我们的同志，”说完就和陶启胜扭打在一起。程正瀛对准陶的头就是一枪托，陶慌忙逃走，程正瀛举枪就射，打中了陶启胜的腰。武昌起义的第一枪，就这样打响了。

与此同时，该营士兵方兴潜伏在营外向营内投了一枚炸弹。“轰”地一声巨响，营房玻璃都被震碎。革命士兵齐声呐喊，冲出房门。

熊秉坤官职较大，即召集士兵集合。正在这时，营长阮荣发及右队官黄坤荣、司务长张文涛赶到。阮荣发厉声说：“你们都有身家父母，不要轻举妄动做非法的事，免得连累你们父母。”

程定国闻言大怒，举枪就打，击毙黄坤荣、张文涛。阮荣发也被其他战士所杀。其他军官见此情形，那些不愿参加革命的也不敢再出面了，而是或逃或避，军营里只剩下革命士兵和少量下级军官了。

大家发动了起义，却一时想不出下一步该怎么办。熊秉坤大声对众人说：“我们既已发难，就不应守在营内，赶快随我到楚望台集合。”

众人一听，如梦初醒，直奔楚望台。守卫楚望台的工程八营士兵，积极响应起义，打开大门把大家放了进来。熊秉坤召集大家讲话。但因他官职较小，平时在士兵中影响不大，因此士兵三三两两地说小话，纪律极为松散。

正着急间，金兆龙等人把左队队官吴兆麟找来了。吴在士兵中较有威望，马上就被士兵推举为总指挥。大家真诚地说：“队官道德学问都很好，不但本营弟兄敬仰您，即使全军将士也都推重您。我们今天起义，实在是万不得已。清廷昏庸无道，侵我国土，杀我人民。现在瑞澄在湖北，又处处压制汉人，视我们为奴隶。我们久仰您是日知会的干事，一向主张革命，今天正是您立功报国，光复汉家江山的大好时机”。

吴兆麟郑重地说：“你们既有大志，今天的起义，也是我之所愿。但你们刚才吵吵嚷嚷，队形紊乱，要知道这是兵家之大忌。况且夜战应以肃静为主，否则无法指挥也无法作战。既然闹革命，就应严守革命纪律，绝对服从命令，才能取得胜利。你们推举我为总指挥，就要严格听从我的命令，否则另请高明。”

士兵们纷纷说：“队官既然说军人要服从命令，这是军事常理，我们一定能办到，如有不服从命令或临阵脱逃的人，就请您以军法从事。我们都是久在军中之人，都愿意听您的指挥，即使赴汤蹈火，也在所不辞。”

吴兆麟遂接受总指挥之职，并马上下达如下命令：

- 1、敌众我寡，应趁敌不备先发制人并击溃之。应先扑灭宪兵营之旗兵，并以猛烈火力打散三十标之旗人。
- 2、固守楚望台军械库，不可使之落入敌手。
- 3、熊秉坤率兵一队，出中和门，促成炮队起义，并将其带进城中，先到楚望台集合。
- 4、程正瀛带 20 名士兵将附近所有电线一律割断。
- 5、本指挥在楚望台军械局南端，各部将战果及新情况随时汇报。

命令下达后，大家马上开始了行动，起义之火越烧越旺了。

（二）起义规模迅速扩大。

在工程八营起义的当口，驻武昌武胜门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和工程队也举行了起义，他们将营房烧毁，开始攻击武胜门。

黎元洪当时是二十一协的协统，听到士兵造反的消息，虽然杀了一个起义士兵，但见形势不可逆转，就跑到参谋刘文吉家躲起来了。

起义士兵攻武胜门不克，就辗转绕到通湘门，这时听到了楚望台的枪声，遂在门外喊叫开门。守城门的起义士兵问明情况，就打开城门接他们进城了。

熊秉坤一行人，一来到中和门外的炮兵第八标营房，就向天空放了一排枪。炮队中的革命党代表程国贞问明了情况，高兴异常，就宣布炮八标起义了。

起义士兵将大炮拖出，装上炮弹，并向空中放了一炮示威。炮队的军官无人敢劝止，都急忙逃走了，熊秉坤马荣等人遂掩护炮队进城。

在进城的途中，铁忠曾命三十二标统带孙国安派人追击，但被掩护炮队的马荣带兵击退，于是炮队安抵楚望台。

正在这时，步兵二十九标的排长蔡济民带着一些士兵来到。不久，方兴带着测绘学堂的起义学生也赶到了楚望台。

看到起义队伍迅速壮大，吴兆麟异常高兴，他再次下达作战命令：

- 1、进攻督署，以占领该署及武昌城为目的。为此令邝杰为第一路队长，率工兵一队经王府口向总督署总进攻。马荣为第二路队长，率工兵一队经水陆街向总督署总进攻。熊秉坤为第三路队长，率工兵一队，经保安门正街向总督署总进攻。
- 2、程国贞指挥一部分炮兵，在中和门城楼和蛇山两地向督署轰击。
- 3、方兴、任正亮率测绘学堂学生防守中和门、通湘门。
- 4、其余部队在楚望台待命。
- 5、总指挥在楚望台。

革命军各部接令，开始了新一轮行动。

（三）瑞澄、张彪仓惶出逃。

三路革命军展开进攻后，总督署三面被攻。革命军炮队也发炮轰击总督署，时值深夜，炮声极为响亮，瑞澄听到了，心胆俱裂，遂下令教练队死守。统领陈得龙见瑞澄一个劲发抖，就说：“卑职保护大帅”。瑞澄则心惊胆战，“炮弹利害得很，假若落下一颗来，可不得了”。

过了一会，一发炮弹尖叫着落在督署爆炸，瑞澄吓得半死，忙问左右：“往哪里躲？”陈得龙说：“可往城外兵舰上去。”

瑞澄也不敢走大门，就命人将总督署后围墙打穿一个洞，带着的一排卫兵钻洞逃跑了，出了文昌门逃到楚豫舰上。

再说第八镇统制张彪，当时住在文昌门内公馆里。刚听到城外二十一协部分士兵起义的消息，并未惊慌。一会儿又传来城内工程八营起义的消息，他这才惊慌起来，忙用电话通知八镇各营，严加防范。不久又听说炮队也起义了，更加惊惶失措起来。此时，他身边的随从，以及四姨太都说各营都有革命党，哀求张彪暂避，电话此时也打不通了，张彪既不敢去军营，也不敢睡觉，只好把大门紧闭。

到了晚上 12 时，各路进攻总督署的革命军因总督署教练队的拚命抵抗均未得手。教练队在总督署墙上凿有枪眼，革命军伤亡颇大，而炮兵因天黑难辨目标，也很难击中总督署。第一路邝杰见此情形畏难不前，竟带队回到了楚望台。其余两路也停止了进攻，枪声一时沉寂下去。

吴兆麟得报，亲自从预备队中挑选了敢死之士百余人，猛攻总督署。同时派人传令三路人马继续围攻，有违令者斩首。

他带人经过工程营后街时，即命人将该处杂货店内的煤油拿了几罐，又取了一些引火之物，径直来到总督署后侧，即开始放火。

不一会，火借风势，火光冲天。吴兆麟命令炮队向火光附近猛烈射击。各路革命军见火光忽起，不觉士气大振，呐喊着前进。而总督署守兵见后面起火，顿时惊慌起来，忙派人向瑞澄请示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他。一般的差役纷纷越墙而逃，只有教练队还在拚命抵抗。

翻墙逃跑的差役中有一个姓马的，刚跑没多远就被革命军抓住了。从他口中，吴兆麟得知瑞澄已经逃到军舰上去了。吴大喜，即将此事传告士兵。大家听说瑞澄已跑，更加勇猛地向着总督署进攻，终于占领了总督署，教练队清军或死或降或逃。

逃跑的清军中，有个叫朱明超的骑兵队长，他带着 20 多个败兵，跑到了张彪家里。张彪知大势已去，忙命家人收拾细软，准备到日租界一个日本朋友家暂避。

正在这时，平湖门外辘重第八营队官安禄华来找张彪，说：“我营没有一个革命党，很安全，请您先到辘重营再想办法。”

张彪听了很高兴，就先派人把家眷送往汉口日租界，他本人来到辘重八营，和该营管带萧安国商量对策。

萧安国认为瑞澄已走，城内已是革命党的天下，不如先撤到城外，再想办法。张彪认为此言有理，遂将辘重营带至汉口刘家庙。以上为张彪出逃的大致情况。

（四）革命军夺占武汉，改良派却得大权。

经过一夜的战斗，起义军占领了总督署。此时合计步、炮、工、辘重各军，不过 2000 余人。如果革命军不先占领军械库，击溃宪兵营及三十标的旗兵，占领武昌城，很难说最后结果会怎样。因为此时未响应起义的士兵还很多，都在观望，其人数远多于起义军。到了上午，来参加起义的人员则多了起来。

吴兆麟趁热打铁，命令部队围攻龟缩在宾阳门内附近及蛇山东部的清军残部，打死旗兵 400 余人，俘虏 300 多人。

到了 11 日中午，武昌城全部被革命军占领，武昌起义取得了胜利。

起义胜利后的当务之急是建立革命政权。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家自身的局限性，革命党人建立的，竟是个改良派深居要职的政权。

话说吴兆龙等军事行动结束，就派人去请谘议局议员，以及城中有名望

的人到谘议局开会，商讨建立政权诸事宜。

吴兆龙首先想到的一人，是二十一协协统黎元洪，这黎元洪，平时在湖北军界颇有声望，也有“开明”之声誉。吴兆龙想如能请得此人主持大政，则不仅有利于此次革命扩大影响，而且有利于安抚军心民心。

黎元洪被吴兆麟所派之人从刘文吉家搜出，带到楚望台，吴兆麟命令队伍举枪吹号为礼。黎此时身穿一件灰布长袍，面带愁容，与吴兆麟一见面，就说：“你为什么要革命，这是要满门抄斩的事啊！你学问很好，资格也很老，你万不该与革命党一起革命，快叫大家各回各营。事情闹大了，就更不得了了。”

马荣在旁闻听此言大怒：“我们够抬举你了，你却不识抬举，叫我们回营，好叫瑞澄来杀。你昨天亲手杀了我们送信的周荣棠同志，我们还没治你的罪呢！今天请你来，还是反对我们。你是一个汉奸，我们得杀了你！”说完拔刀向黎元洪砍去，吴兆麟喝止了他，并向他解释说：“黎统领平时是很爱我们的。刚才所说的话，是看我们太累了关照我们的话。”说完又低声对黎元洪说：“大家此时都很激奋，希望你不必多讲，否则众人不高兴动起手来，于你的面子可不好看。”

黎元洪经马荣一吓，已有些胆战，哪还敢多言。吴兆麟又言道：“瑞澄自上任以来，办事乖张，压迫过急过甚，才激起湖北军队造反革命。这足以证明朝廷昏庸无道。如今瑞澄和张彪均已出走，只有你一个大人人物留在武昌城内。你平时甚得军心，事已至此，实乃天意，只好请你出来维持大计了。”

说完，就派人护送黎元洪到谘议局开会，黎无可奈何，也不说话，只得情愿地跟着一队士兵去了。

中午1点40分左右，众人齐集谘议局开会。此时被请来的人既有革命党人也有立宪派人士，有汤化龙、胡瑞霖、张振武、李作栋、陈磊、陈宏诰、邢伯谦、李翊东、赵学魁、杨玉如、苏成章、刘公、蔡济民、吴醒汉、邓玉麟等人，当然还有吴兆麟和黎元洪，汤化龙被推举为会议主席。

汤化龙等人虽有些害怕，但还是决定和革命党人合作，并争取在新政权中获得较大的权力。汤化龙定了定心神，发言道：“革命事业，鄙人一向表示赞成。但是此时武昌发难，各省都不知道。应该先通电各省，请各省一致响应，以助革命大功告成。况且瑞澄逃走后，必会发电报到京城，清廷得讯后，也必定派兵来湖北和我们作战。现在正是战争时期，兄弟不是军人，不知道怎样打仗，关于军事，请诸位筹划，兄弟一定尽力帮忙。”

汤的发言，获得了大家的掌声。随汤而来的其他谘议局议员这才放了心，也各自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。

吴兆麟最后做了总结发言：“汤化龙先生说的对，武昌既已首先起义，瑞澄弃城而逃，一定图谋报复。然而军政学商各界，都很支持革命。即以军事而言，湖北兵力虽不算多，但在中国是第一流的。革命军声威所至，朝廷早吓破了胆。只要我们能长久坚持，天下人必闻风而起。况且我们财政充裕，武器弹药也很充足，应当迅速扩充兵力，这样即使清兵前来，我们也能对付，请诸君不要害怕，只是起义以后，军政民政的事物很多，因此我想推举黎元洪统领当湖北都督，汤化龙先生为民政总长。这两位都是湖北深孚众望之人，如果出来主持大局，号召天下，则各省一定响应。”

话音一落，台下就响起了一片掌声，大家对吴兆麟的建议多表赞成。

汤化龙没有推辞，而黎元洪则说：“此事关系重大，需要慎重，我不能

胜任都督之职，请你们另选贤能。我家里情况不知怎样了，我想暂时回家看一看。”

大家一时无法，除了重申仍推黎为总督外，只好派兵把黎元洪送回其公馆。

会议做出了如下主要决议：

- 1、设立军政府，以黎元洪为都督，布告四方。
- 2、确定国名为中华民国。
- 3、改君主专制政体为五族共和政体。
- 4、以红、黄、蓝、白黑五色旗为国旗。
- 5、确定年号为黄帝纪元 4609 年。
- 6、传檄各省，并照会各国领事，宣布满清罪状。
- 7、军政府暂设参谋、军务、政务、外交 4 个部。

至此，武昌的革命政权建立了。

11 日晚和 12 日晨，驻汉阳，汉口的新军也先后举行了起义，武汉三镇完全被革命党人所占领。

至于那个黎元洪，此时仍不甘心参加革命。他回了一趟家，就去了二十一协总司令部。负责监视黎元洪的陈正瀛把情况向吴兆麟做了汇报。吴兆麟即与张振武、陈磊等人商议，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黎元洪逃跑。

张振武说：“此次革命，虽说占领了全城，但文武大员均已潜逃一空，未杀一个。如果革命不将清廷余孽大杀一次，将来必为国家大患，革命也会有名无实。以我之见，黎元洪既然不赞成革命，又不识抬举，不如杀了他，以壮革命军神威，至于都督一职，由你来任最合适。”

吴兆麟道：“此事万万不可，兄弟资望太浅，不能服人。欲使湖北新军全体来归，非借重黎元洪的资望不可。至于其他各省，如果听说湖北革命军的领袖只是一个小官，必然很少有人附和。我们想要革命尽快成功，就必须借黎元洪之名以号召天下，希望大家别再有别的想法。”

说完吴兆麟即派人告诉陈正瀛等人，把黎元洪送到谘议局去住，令其不得再出走。

后来，随着湖北和全国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，黎元洪又愿意当都督了。而湖北革命政权在军、政两方面的一部分大权，就被改良派所把持。

而革命党人，还得面临一场保卫胜利果实的战斗。

三、武汉保卫战

（一）战前风云

话说瑞澄连夜逃出武昌城后，自知责任重大，就马上给朝廷发出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，说：“10月10日晚上，革命党和叛军分几路来夹攻我，他们人数很多，来势也很猛。我身负皇恩，本应当以死殉国，与武昌共存亡。但眼睁睁看着湖北省被叛党蹂躏，就是死了也不会瞑目。所以我迫不得已才忍负屈辱，退到楚豫号军舰上，现正在调集兵马，努力收复省城。”接着他就请求朝廷速派北洋军坐火车来湖北剿灭革命党。

收到瑞澄的电报后，清廷载沅等人的鼻子差点没被气歪。因为仅仅一两天前他们才收到瑞澄抓住革命党的奏报，正想表扬他处事果断，平叛有功。现在倒好，军队反叛，连省会都失掉了。这真是晴天霹雳，载沅等人顿时被

吓得惊惶失措。他们深知此次湖北兵变的后果，知道湖北地处中原，水陆交通发达，革命的影响能迅速扩散至邻近省区，从而引起周边省区的革命。

另外，此次兵变，参加者组织者都是湖北新式陆军中的军官和士兵，而湖北陆军建军早，素质好，装备也很精良，是当时清朝军队中的精良，其威名与北洋陆军不相上下，是当时南部各省军队的学习榜样。而且，出身于湖北陆军中的很多军官都在全国的其他军队中担任要职，如王思澄任第四镇统制，吴禄贞任第六镇统制，还兼任山西巡抚。这样，就使得清廷深感忧惧，害怕湖北新军的起义会在南北各省新军中引起反响，从而动摇自己的统治，于是决心不惜一切代价，迅速扑灭武昌起义这一革命的火种。

12日，清廷命令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陆军大臣荫昌统领两军兵力南下，直扑武昌。又令海军司令萨镇冰率领10多艘军舰逆江而上，进入武汉水域，以强大的海军火力配合北洋陆军作战。同时发电训令瑞澂配合作战，戴罪立功。

17日，荫昌率军到达河南信阳，前线总指挥王遇甲所部已经越过孝感。但恰在此时，清廷内部军谘府和陆军部再次爆发争执，陆军部坚持要用冯国璋为前线总指挥，以替换王遇甲。争执的结果，冯国璋在陆军部的支持下当上了前线总指挥，亲领北洋军。但冯上任后并未听从荫昌的指挥，马上向革命军进攻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
事情还得从袁世凯说起。

这袁世凯，是北洋陆军之父，也就是北洋陆军的创立者，冯国璋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心腹大将。北洋军在建军的过程中，袁世凯刻意把它培植成自己的私人军队，以至于北洋将士只知有袁世凯，不知有他人。除了袁世凯，谁也指挥不动这只精悍的军队。冯国璋按兵不动，是因为袁世凯暗中下的命令。荫昌虽贵为陆军大臣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
那么，袁世凯为什么下令按兵不动呢，这就得从袁世凯与清廷的关系说起了。

袁世凯，是河南项城人，幼读私塾，喜好舞刀弄棒。少年从军，在军中屡立战功。再加上较有文化，遂被朝廷看中，曾被派为清朝驻朝鲜的代表。

在驻朝期间，他果断干练，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诛杀策划朝鲜归日的日本驻朝军事人员，以及附逆的朝奸，深得清廷的赞许。

甲午战争后，清政府痛感沉腐的旧军队不是列强的对手，遂着手编练新军，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站建立训练新军之基地，此即北洋军的由来。袁世凯共练成六镇精兵，培植了冯国璋、段祺瑞、曹锟、王士珍等一大批悍将。

1898年康有为，梁启超帮助光绪帝变法时，袁世凯积极参与，深得改良派维新派信任。这才有了谭嗣同在光绪帝面临西太后谋害的关键时刻，只身赴北洋军营找袁世凯帮忙之事。但他没想到袁世凯已经知道光绪帝决非西太后对手，为保护自己向西太后告了密。于是光绪帝被囚禁，谭嗣同被杀，康有为、梁启超逃命海外。

袁世凯告密有功，又有办事能力，遂一再被西太后提拔，最后当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。

到了1909年，西太后和光绪帝都死了，光绪帝的弟弟载沣当上了摄政王，主管天下大事，就想杀掉袁世凯为他死去的哥哥报仇。不料此时一批与袁关系甚好，经常得袁好处的重臣为袁说情，万般无奈之下，载沣也怕杀袁会激起北洋军的兵变，就把袁世凯罢官了事。

袁世凯保住了一条命，就赶紧回河南彰德去了。但他仍暗中操纵朝内外大事。而他的心腹文臣如徐世昌、唐绍仪，武将如冯国璋、段祺瑞仍大权在握，替他控制着朝廷大权和北洋六镇。

武昌起义一爆发，袁世凯就知道东山再起的机会来到了。他一方面不露声色，甚至在荫昌统领北洋军路过彰德专程拜访他时也是如此。当时荫昌趾高气扬，说武昌的革命党都是乌合之众，朝廷大军一到，革命党就得土崩瓦解。袁世凯暗中讥笑荫昌，但当着荫昌的面也只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：“革命党有黎元洪这样的将领统领，取胜怕不是件容易的事。”另一方面，他又暗中命令北洋诸将特别是冯国璋按兵不动，不理荫昌，以迫使朝廷重新起用他，让朝廷知道只有他袁世凯才能指挥动北洋军，才能镇压武昌起义。

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果然没有落空，清廷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，任命他为湖广总督，但袁世凯嫌官小，拒不就任，并提出了出山的6项条件：召开国会，改组内阁、解除党禁、拥有指挥、编制水陆各军的全权等等。

清廷对袁的要求很气恼，不想答应，但此时湖南、陕西等省都爆发了起义，并宣布独立，革命之火已成燎原之势。而冯国璋又陈兵孝感，拒不进攻武汉，荫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却又毫无办法。与袁关系甚好的英、美等国又大造“非袁世凯不能收拾局面”的舆论。

万般无奈之下，27日，清廷终于向袁世凯低头，答应六项条件，任命他为钦差大臣，全权指挥水陆各军，并召荫昌回京。袁世凯走马上任后，即令冯国璋、段祺瑞率领第一、二两军，他自己亦乘火车赶赴湖北，指挥北洋军猛攻汉口，湖北革命军最严峻的考验来到了。

清廷在磨刀霍霍，此时的武昌起义军，又在做些什么呢？

他们做的第一件大事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，是成立湖北军政府，并推举黎元洪为都督。10月11日，湖北军政府正式成立，并派人在武昌街头张贴军政府第一张布告“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”，布告上说：今天，奉军政府命令，敬告全体国民。凡是我们起义军所到之处，你们不用猜疑害怕。我们是为了拯救百姓才起义的，并不是因为贪图功利自私自利。我们起义，是为了拯救你们于水火之中，是为拯救你们破败的家园。从前，你们饱受各种虐待，沉迷于苦海之中而不能自拔。这都是由于异族的专制统治，才弃你们如草芥。大家应当知道今天的满清政府，并不是我们汉族人，大家既使有冲天的义愤，过去想报复也没有办法。我们对这种情况不能忍受。才赫然首举义旗，第一个起来为民除害，与大家一齐齐心协力驱赶满清。所有的汉奸民贼，都不许他们有时间苟延残喘。这些奸贼过去吃我们的肉，我们今天则要剥他们的皮。如果有人能深明大义，就请来加入我们的队伍，一齐进行光复河山的事业，汉家的中兴就要来到了。大家共建中华民国，同胞们彼此平等，士民工商大家起来，一定可以赶走胡人。革命军一向纪律严明，彼此公平相待不欺。希望我们亲爱的同胞，一起来听我们的话。

有的人可能会问，这黎元洪，是被迫参加起义，还杀害过革命党人，怎么反倒成了真正的都督呢？下面，我们就先讲讲黎元洪成为都督的过程，然后分析一下他成为都督的原因。

一开始，黎元洪被软禁在湖北谘议局，只是长吁短叹，不愿参加革命，这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，这使得一些革命军将士颇为不耐烦。

10月13日这一天，负责监视黎元洪的王安澜向军政府的领导人报告说：“黎元洪自从到了谘议局，两天都不肯吃饭，也不同任何人说话，态度好像

刚出嫁的姑娘。如果最后饿死了，该怎么办啊？”

大家一听，就在一起商量说：“黎元洪如此反对革命，整天忧闷，饮食不进，如果真的饿死，岂不很麻烦。”

陈磊摇摇头，“我想黎元洪是故意装模做样。他认为革命难以成功，一旦失败，他好请求清政府原谅，或者再谋个什么官做做。如果革命成功了，他就享受元勋的待遇。这个时候他假装愁闷，其实心里正在打小算盘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如果他真的忠于满清，他怎么不在10号的晚上自杀呢？”

甘绩熙认为陈磊说的很对，就嚷嚷道：“黎元洪这个态度，真是可恼，真让人看不惯。依我看来，不如用手枪打死他算了”。

话一说完，甘绩熙就和陈磊拔出手枪，直奔黎元洪住处而去。别的人急忙劝阻，劝他们不可鲁莽行事，以免酿成革命队伍的分裂，因为黎元洪在普通士兵中毕竟有着较高的威望。

甘绩熙想了想，说：“我即使不打死他，也得吓吓他，让他下定决心跟大家一起干革命。”

甘绩熙于是来到黎元洪的住处，大声说：“黎宋卿先生，我们汉人同志，流了不少血，以无数个头颅为代价，才取得今天的成绩。我们抬举你，请你做都督。你这几天来的所做所为，却太对不起大家。我告诉你，革命如果不成功，你可以做个拿破仑；革命如果成功了，你就是中国的华盛顿，你占了大便宜了。你再不下决心，我们就用手枪对付你了。”

黎元洪苦笑一声：“你年轻人不要说这样激烈的话。我已在这这儿两天了，并未做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”。

陈磊在一旁插话说：“你嘴上说没做对不起我们的事，但你还没剪辫子。”你既然是都督，就应该起模范作用，先去掉辫子，以表示你反清的决心，听说你自从到了谘议局，就不吃不喝，你未免太让人着急了。但你今天既然已经跳进了火坑，不干你也得干了。这几天来，我们很多同志都在好言好语劝你，你都听不进去，我们都替你惭愧。我今天有一句话正告你：现在是民国了，你若尽忠民国，你就是开国元勋；你若尽忠满清，你就趁早自杀殉节，二者必居其一，何必像现在这样装模作样呢！对此我们实在不懂。再说，你为满清做事，不过做个协统，现在却有做民国都督的机会。你也不是才智超群，即使你不干，以中国之大，汉人之多，还没有够格做都督的人吗？希望你三思而行，早下决心。不然，就别怪大家不容你了。”

黎元洪低头想了一会，就回答道：“你们再不要如此激烈了，我决心帮你们的忙就是了。你们说要剪辫，我早就赞成。我以前曾在军营里下过通知，士兵可以随意留辫或剪辫。你们明天叫个理发匠把我的辫子剃掉就是了。”

于是大家哄然一笑，都拍掌叫好起来。第二天黎元洪就剃了个光头，一个军官摸着他的头说：“真像个罗汉。”黎则搔搔头笑着答：“像个弥勒佛。”大家情绪都很高昂，黎元洪总算参加革命；愿意做都督了。

趁热打铁，17日，起义军就举行了正式仪式，让黎元洪公开露面，由国民党人谭人凤当众正式授予他刀剑，以示他堪任此职。黎元洪也发表了讲话，说：“我对于革命，从20日（阳历十月十一日）到今天上午，始终拿不定主意，现在我是下定决心了。从现在起，我也是军政府的一员，不管是成功，是失败，我与各位同生共死。”

革命党人之所以推举黎元洪为都督，除了内部意见不一的原因外，主要还在于当时革命党人在政治上幼稚和软弱，黄兴、孙中山等人不在，中下级

革命党人虽然有推翻清朝的勇气和大志，但在领导方面却过于看重名望，总希望有一个“大人物”出面号召天下，这样就忽视了领导者究竟与革命的关系如何，革命的态度如何等最重要的因素。

在这种思想指导下，他们势必到汉人旧官僚中寻找目标，而黎元洪在湖北新军军官中，素以精通军事，了解士兵著称。他曾两次赴日本考察军事，多次指挥所属部队参加朝廷会操，成绩优异。与第八镇统制张彪相比，黎也较少克扣军饷，对待士兵特别是有文化的士兵的态度也挺温和，因之又有“爱兵如子”的美誉。总之名声不坏。

此外，很多革命党人都以“排满革命”为宗旨，汉族官员是他们争取的对象。加之受到汤化龙等立宪党人的影响，这就使得他们推举非革命党人的黎元洪为都督，从而为武昌起义不能最后胜利埋下了伏笔。

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扩编武装力量。

革命党人深知清军虽然暂时失利，丢掉了武昌、汉阳、汉口，但他们必不肯轻易善罢甘休。于是起义军就以首义部队为基干，收编陆续归顺的士兵约五、六千人，并在武汉附近临时招募农民、工人、学生等参军。不到一周，就有了3万人之众，部队编为：

步兵第一协 统领宋锡全，后为蒋肇鉴
步兵第二协 统领何锡蕃，后为夏占奎
步兵第三协 统领成炳荣
步兵第四协 统领张廷辅
步兵第五协 统领熊秉坤
骑兵第一标 统带刘佐国
炮兵司令姜明经
炮兵第一标 统带尚安邦
炮兵第二标 统带蔡德懋
炮兵第三标 统带柳柏顺
工兵第一营 管带李占魁
辎重第一营 管带孙宏胜
敢死队三队 队长马骥云、徐少斌、金兆龙
学生军一标 统带刘绳武。

上述武装力量，都是在战斗间隙编成的，比较仓促。很多士兵都是新入伍，虽经短暂训练，但军事素质还很低，但他们都满怀推翻满清的革命激情，不怕牺牲。

（二）汉口之战

1、激战刘家庙

前文我们说过，张彪不敌起义军，领兵退出武昌城据守刘家庙待援。起义军曾致函张彪劝其投降，张彪不听。17日晚，湖北军政府即派出一标人马到达汉口，进攻据守刘家庙的清军。两军开战，革命军还没放几排枪，清军即向后败退，死伤了一些人，革命军也未追赶。

18日张彪的败军绕过刘家庙车站，与前来增援的河南清军会合，约有一镇兵力。革命军也增派兵力，人数亦达一镇。两军在天明即展开战斗。革命军先放空枪警告，清军则以实弹射击，双方于是厮杀起来，革命军皆以一当十，在地面蛇行前进，逼近清军阵地，炮兵也发炮轰击清军，清军死伤无数，再次败退。革命军奋勇追击，清军逃到火车上开车逃跑，革命军紧追不舍，

清军从车窗向外射击，革命军颇多死伤，子弹也快打光了，就停止了追击，埋伏在铁路两旁等待敌军回转。当时来观战的老百姓很多，其中有一些是铁路工人，都倾向于革命。有个铁路工人叫刘仁祥，比较机智，他想出了方法，拆毁铁路，好叫清军的火车失去作用，甚至倾倒翻车。他把主意对其他工人一说，大伙都赞成。在一片“拆路拆路”的喊声中，一会的功夫铁轨就被拆掉了十几丈。

过了一阵，清军的火车果然又开了过来，革命军发炮轰击，但因火车速度太快都没击中。就在这时，天崩地裂一声巨响，火车出轨了，翻倒在路边，车上的清军或死或伤，基本丧失了战斗能力。革命军则趁势猛攻，打得清军哭爹叫娘，纷纷爬出火车，狼狈逃窜。革命军越战越勇，有一个炮手手已受伤，仍独立发炮猛轰溃逃的清军，清军大败。

这一仗，共打了6个小时之久，清军被打死2000多人。

下午4点，清军卷土重来，并有炮队助战，清海军司令萨镇冰派出六艘军舰协助张彪的陆军作战。清舰开炮轰击革命军，打了百余炮，没有一发命中。革命军开炮还击，才打了五、六炮，就有一炮打中敌舰，吓得敌舰开足马力，仓惶退出了战场。在陆上战场，清军在平地，革命军在山上，互有攻守，打了两个小时，清军渐渐不支，败退了回去。

18日这一天从早上一直打到晚上，双方才罢战收兵，革命军大胜而归。

19日黎元洪亲自到前线督战，他下令组织敢死队，共有1500人，攻击刘家庙之敌，贪生怕死的人不能参加敢死队。

早晨天刚亮，革命军即渡江直奔刘家庙，上午11点，步炮协同展开进攻，此时清军还未做好作战准备。革命军趁机连续进攻，清军则节节败退，其士兵惟恐丢掉性命，纷纷扔掉枪械逃跑，枪支、弹药扔得满地都是，连大炮也不要了。敢死队夺取了刘家庙，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。

这一仗，革命军的敢死队打出了声威，使清军一听到“敢死队”3个字就心惊肉跳，这种情绪甚至影响到了海军。当时停泊在刘家庙附近江心的清军舰队，因害怕敢死队来袭击，纷纷往下游撤退。

刘家庙之战胜利后，武汉三镇的百姓，纷纷手执红旗走上街头，庆贺革命军打了大胜仗。洋人也赞扬革命军作战英勇，纪律严明。

2、北洋军来势汹汹革命军且战且退

刘家庙之战刚一结束，荫昌的大军就逼近了武汉，还携带了大量的管退炮和马克沁机关枪，在人数和火力上都占据了优势。

与其他清军最大的不同在于，北洋军是袁世凯一手训练出来的，对袁既敬又畏，上下齐心，军官和士兵的军事素质也较高。袁世凯为提高部队的士气，还公开宣扬：“此次作战，不是汉族和满族之战，而是汉族间的政治集团利益之争”。袁的一些心腹将领甚至对属下士兵说：“这次打仗不是为了满族皇帝，而是为了袁大帅”。这些宣传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，泯灭了北洋军士兵的最后一点良知，使他们头脑麻木，作战凶悍，一心与革命军为敌。革命军遇到了劲敌。

此时的荫昌，名义上虽有两军的兵力，但第二军冯国璋不听他的调遣，其原因我们在前面已有交待。荫昌只好下令自己属下的北洋第一军进攻革命军。而北洋第一军之所以听他的命令，主要原因还在于袁世凯暗下指示：让朝廷看看北洋军的战斗力，从而不得不倚重他。

看到劲敌北洋军到来，革命军想趁其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，遂主动

发起进攻，但北洋军依仗火力凶猛，打退了革命军的进攻。

北洋军站稳了脚跟，就于10月27日向刘家庙展开进攻。王占元率混成第三协从铁路东面攻击，王遇甲率第四镇从铁路西面攻击。北洋军人人只带两天的干粮，以示两天内取胜的决心。抵达造纸厂后，北洋军受到了猛烈阻击，革命军前敌总指挥何锡藩命令火攻清军。革命军士兵遂找来煤油罐，火烧造纸厂。北洋军渐渐不支，革命军趁势猛攻，蛇山上的革命军炮队亦发炮轰击清军。荫昌见形势危急，急命海军助战。清舰海筹，海容等驶至丹水池江岸，从侧面炮击刘家庙。由于清舰火力强大，革命军伤亡较重，战至下午3时，不得不撤退至跑马厂，刘家庙被清军夺占。

10月28日黎明，北洋军进逼跑马厂，以混成三协为左翼，以四镇为右翼，炮兵布置在刘家庙西南。革命军则以汉口租界为屏障，潜伏在铁路南北，以路堤为屏障殊死抵抗。北洋军遭到密集火力射击，死伤枕藉。战至午后，王占元见久攻不下，命炮兵移到刘家庙南面的村庄里，轰击路堤旁的革命军伏兵，革命军伤亡较大，不得不边打边撤，北洋军攻进跑马厂西北角。这时，革命军以劲兵绕过日本租界，围攻王占元部，并切断了其与王遇甲部的联系。北洋军形势发生逆转。王遇甲见势不好，拚命驱赶士兵向前，支援王占元。清军炮队也集中火力，拦截革命军。革命军渐成不支之势，有的士兵弹药用尽，又没有补充，只好后撤。而恰恰在这关键时刻，革命军的前线总指挥不见了踪影，那么，他去哪儿了呢？

此时的前线总指挥，已经不是那个忠于革命但在指挥上过于谨慎的何锡藩了，他负了伤，其职务已由张景良代替了。

这张景良不是个坚定的革命者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还可说是个投机者。武昌起义刚爆发的时候，张景良就对下属说：“朝廷已经宣布要立宪，也成立了内阁，我们汉人不应该再存有民族的偏见，不应该再闹革命。”这话传到革命党人那里，引起了义愤，有人就要杀他，但黎元洪偏袒他，把他留在他身边做参谋。何锡藩负伤后，张景良竟自告奋勇要上前线去指挥，并愿意以家属做人质。黎元洪相信了他的话，就派他去了。谁知他上了前线，眼见北洋军攻势凶猛，不但不积极组织抵抗，反而暗令军需官不准给前线将士送弹药。下完命令他就脱离前线，偷偷跑到汉口市区躲藏了起来。

前有如狼似虎的敌军，后则失去了弹药和指挥官，革命军陷入混乱之中。在这紧要关头，军官谢元恺站了出来，自任总指挥，整顿后撤的士兵，修筑新的工事，节节抵抗北洋军。

谢元恺见北洋军管退炮和机关枪火力强大，就下令士兵隐蔽在战壕里，不要轻易现身，以免无谓牺牲。并下令清军进攻时，不要着急射击。要等清军离战壕还有一、二百米远时，再跃出战壕与其拚刺刀，让清军的大炮和机关枪失去作用。

谢元恺的战术果然奏效，几场刺刀拚下来，都是清军不战而退。然而北洋军毕竟训练有素，看到革命军长于近战，就尽量避免与其直接搏斗，而是一触即退，充分发挥自己的火力优势拦截杀伤革命军，谢元恺在追击退却的北洋军时不幸中炮牺牲。清军乘机进攻，夺占大智门，革命军重新布置防线，抵抗清军。

战火稍息，革命军将士稍事休息。他们十分愤怒，就把军需官抓了起来，从他口中得知是张景良下的命令，就四处找寻张景良，终于在一户人家搜出了张。在一片“汉奸”的斥骂声中，张被押到汉口军政分府负责人詹大悲那

里，詹惟恐把张景良押送黎元洪那里后，会被宽恕，就下令把张景良就地枪决了。

3、黄兴临危受命，冯国璋火烧汉口

正当汉口革命军缺乏指挥官之际，黄兴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武昌。

黄兴是同盟会的元老，黄花岗起义的领导者和幸存者，在革命军中具有很高的威望，是仅次于孙中山的第二位革命领导人。

他的到来，使武汉三镇革命人士高兴异常，蒋翊武亲率军乐队和士兵到武昌码头迎接。黎元洪特别命人缝制了两面硕大的绣有“黄”字的大旗欢迎黄兴。对于黄兴的到来，他是既高兴又担忧，高兴的是黄兴一到，北洋军不愁没人抵御，担忧的是黄兴威望很高，自己的都督地位是否还能保得住。

黄兴本人则是位淡名薄利的真正的革命志士，他一到武昌，顾不上休息，就直奔汉口前线，以临时总指挥的名义布置战斗去了。

却说清军这边，其指挥系统也发生了变化，袁世凯此时已被任命为钦差大臣，直接控制水陆各军进攻武汉。袁世凯调兵遣将，以冯国璋为第一军统帅，以段祺瑞为第二军统帅，以第一军为先锋，直抵汉口前线。

再说荫昌，虽身为陆军大臣，且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，但过于年轻，在军中并无多高的威望。与革命军接战之前，还颇为踌躇了一番，光怕打败了自己这个陆军大臣丢面子，在朝廷内外下不了台。

此次刘家庙，跑马厂之战，他指挥下的清军获胜，这让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。因此袁世凯来接替他总领各军，他也没有什么意见，反而有些高兴，觉得自己在打了胜仗的情况下回朝，不仅面子上风光，还必会受到奖赏。清廷呢，也确实会顺水推舟，还真对荫昌进行了褒奖，称他“功勋卓著”，这让荫昌颇为得意。

清军陆上虽一时得势，但海军却遭到了大失败。原来围攻革命军的清军舰队，此时几乎都起义投向革命军了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
我们知道，武昌起义爆发不久，清廷即命海军提督萨镇冰率楚有、海琛、海筹、海容、楚同、江贞、江利、建威、建安、楚泰等舰协同陆军进攻革命军。

萨镇冰虽遵命而行，也确曾下令炮击革命军，但他内心其实颇为矛盾。因为萨氏与其他清军将领并不太一样，他曾在英国留过学，为人为官也很耿直清廉，对于腐败专制的清政府并没有什么好感。这一点曾被英国驻华领事看出，这位领事说：“萨氏对朝廷其实很冷淡。”

至于一些海军官兵，更对替清廷卖命不感兴趣，一些人还在暗地里酝酿起义。舰队的参谋长汤芑铭，是湖北军政府议长汤化龙的弟弟，他很同情革命党人。海琛舰电报通讯官张恂伯、二副杨庆贞、三副高幼钦、见习士官杨明等人，海容舰、海筹舰军官金琢章、何谓生，甚至海筹舰舰长黄钟瑛，都很同情革命。在向革命军发炮时，都做各舰士兵的工作，使其对空发炮。

革命军这边，也在积极做清军舰队的工作，促使其反正。

黎元洪与萨镇冰有师生之谊，为争取萨镇冰，他派人拿着礼物去看望萨氏，并致信一封。劝其反正。萨氏把礼物送还，但留下了书信。

此后萨镇冰与革命军有了默契，双方虽仍有战斗，但多是摆摆样子。

到了11月初，萨镇冰率舰队离开战场，向下游驶去。在九江，萨氏召集舰队的全体军官讲话，感慨万千地说：本人参加海军已经30多年了。其间打了很多仗，但从来没有获得过胜利。现在中国人打中国人，即使胜了也不光

荣。再把这种局面维持下去，既无法面对朝廷，也不便于大家去响应革命军。现在我就把舰队交给你们，希望你们好自为之。

萨镇冰说完这些话，就只身到上海去了。汤芑铭正式领导海军起义，并率舰队开赴武汉，去协助革命军作战了。

袁世凯亲掌军权不几天，即令冯国璋展开进攻。10月29日拂晓，北洋军以重炮轰击革命军阵地，步兵随即展开进攻。黄兴知道己方火力不济，遂下令待敌人逼近，再与之展开肉搏战。几个回合下来，清军不敢再贸然进攻，只是一味炮轰，摧毁革命军防御工事，杀伤革命军有生力量。

为减少伤亡，黄兴下令缩短防线，集中于六渡桥、满春茶园、土坊一带防守。他还率领蔡济民等人来到前线督战。

10月30日，黄兴率部反攻，以徐国瑞为先锋，先头部队一度突破清军防线。黄兴本人在战斗中身先士卒，虽弹雨纷飞，亦无丝毫畏怯，毫不在意。这使得官兵们对他大起敬意，纷纷说：“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这一天进攻的结果，虽然给予清军重创，但由于另一路革命军进攻不利，因此并未达到预期效果，北洋军仍牢牢地据守着原阵地。

11月1日，北洋军攻进汉口市。革命军或者攀上屋顶射击，或者临街筑垒抵抗，清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

在街头的巷战中，大炮已经失去了作用，革命军将士一街一巷、一屋一室拚死抵抗，死战不退。

巷战进行了两三天，两军士兵无休无止、没日没夜地战斗，清军死伤累累，但仍未取得大的进展。

冯国璋气急败坏，就下令放火烧房，火焚汉口，让起义军无从依托，无法再抵抗。

在以后的战斗中，北洋军烧一段进一段，革命军不得不边打边撤。

11月2日，革命军退出汉口。汉口之战以革命军的失利告终。

冯国璋火烧汉口，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，但却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怒。连驻守北方的一些清军将领也联名电请清廷惩办冯国璋。北洋军在汉口纵火使其名誉大为扫地。

然而，袁世凯却百般袒护冯国璋，胡说汉口的大火是革命党放的，并仍令冯统率第一军，进攻革命军，艰苦卓绝的汉阳保卫战马上就要开始了。

（三）汉阳保卫战

1、革命军以攻为守，北洋军初战得利

清军攻占汉口以后，因连续作战，士兵疲惫，伤亡也很多急需补充，因此冯国璋“休兵十日”。在休整期间，他多次召开将领会议，一再强调夺取汉阳的重要性，认为汉阳居高临下，俯瞰武汉，夺取汉阳，则武汉三镇不用费多大劲就可夺占。

此时的革命军，黄兴已被任命为战时总司令。湖北军政府抓紧时间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，总结了汉口失守的教训，认为主要有以下6点：

- 1、革命军新兵较多，未经多少训练，临战经验欠缺，且不听指挥。
- 2、军官素质不高，有的还贪生怕死，不敢身先士卒。
- 3、部队连续作战，伤亡过多，过于疲劳。
- 4、开小差的士兵较多。
- 5、武器装备落后，缺少机关枪和管退炮。
- 6、北洋军久经训练，战斗力强。

会议认为当前急需援兵，应致电独立各省，支援湖北的革命。11月5日；湖南民军第一协王隆中部，8日第二协甘兴典部相继抵鄂，支援湖北民军。

援军到达以后，革命军士气大振。黄兴遂于11月14日召开军事会议，建议反攻汉口，以攻为守。

但吴兆麟、蒋翊武等人却认为，革命军新兵较多，又缺乏大炮，不宜进攻，只宜固守。两种意见相持不下，只好请黎元洪发表看法。黎却模棱两可，因为进攻取胜固然可以抬高他的声望，失败了他也不负什么责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因为黄兴是总司令，因此主张反攻的意见占了上风。

11月16日晚，革命军展开攻击，湘军第一协为右翼进攻部队，第二协为左翼进攻部队，鄂军第五协熊秉坤部为总预备队，渡河后在博学书院附近展开，向玉带门方向推进。同时，鄂军第四、三、六协待主攻部队进攻开始后，即派兵在汉口谯家矶等处登陆，吸引敌人兵力，使其不能支援玉带门的敌军。驻龟山、蛇山、凤凰山的炮兵也向清军展开了猛烈轰击。

战至17日清晨，玉带门的清军渐渐不支，向东北退却。但谯家矶、南岸咀的民军却因敌人火力太猛，而无法渡河增援。上午，甘兴典的湘军第二协迫近居仁门，鄂军第五协进占王家墩，主战场的清军早已经准备好了火车，随时准备逃跑。冯国璋见势不好，下令主战场清军死守，并马上向那里增派援军，因辅战场民军没能渡河牵制住清军，使冯的调兵支援计划得逞。下午2时，清方援军开到主战场，其战线渐渐稳定下来。而革命军因连续作战，士兵又饥又疲。正在这时，后方送饭来了，很多新兵不顾战场纪律，擅自离开阵地去抢饭吃，使阵地出现混乱。北洋军趁机用机关枪猛烈扫射民军阵地，一些新兵慌得掉头就跑，导致部队溃退。黄兴大怒，下令后退者杀，但后退仍难制止。

清军见民军后退，颇有些莫名其妙，一开始还以为是诱敌之计，也不敢追赶。后来见民军渡河时士兵争路纷乱，竟有落水淹死者，才知民军确在溃退，于是趁机进攻，又占领了玉带门等地。

革命军此次反攻汉口，损失重大，死伤官兵800余人，丢失了大批枪械弹药，黄兴恨恨连声，大呼“新兵不可用”，几乎要自杀，幸亏被随从发现劝止。

北洋军经此一战，则发现革命军并不那么强大，于是军心大振，积极准备进攻汉阳。

2、汉阳陷落

11月21日，北洋军由甲支队李纯担任主攻，2支队张敬尧担任辅攻，在西线向汉阳发动猛攻，革命军则在三眼桥、美娘山、仙女山、锅底山、扁担山、磨盘山布置防线，抵御敌军。

22日，清军攻陷美娘山、仙女山，并用大炮、机关枪从侧面夹击三眼桥，配合南翼清军作战。三眼桥守将祁国钧负伤，士兵也伤亡惨重，不得不后撤，退守锅底山，花园弯一线。

这时，黄兴抽派鄂军第四协第七标胡廷佐部增援，想重新夺回美娘山、仙女山阵地，黄本人还亲自到前线指挥、督战。

23日清晨，胡廷佐率部向仙女山展开攻击，不久占领山的东北麓，随即绕至山的东南方，向山顶仰攻。清军居高临下，用机关枪猛烈扫射，革命军不畏生死，冒死攻山。

与此同时，湘军杨万贵部与鄂军祁国钧部合兵一处，组织敢死队向美娘

山进攻。祁国钧早已负伤，但仍带伤指挥。敢死队经过苦战，登上了山头，并缴获了两挺机枪。但不久北洋军开始反攻，敢死队只有几十人，寡不敌众，只好边打边撤，美娘山得而复失。胡廷佐部得不到有力支援，也没能攻上美娘山，他本人还负了伤。清军打退了民军的反攻，乘胜进攻，夺占了扁担山、汤家山、磨盘山等据点。民军第一道防线尽失，不得不退守十里铺一线，形势急转直下。

正当革命军与清军在十里铺相持的关键时刻，湘军王隆中，甘兴典两协擅自脱离战场，向后方退却。

黎元洪得信，马上派人前去劝说，不久又亲自前往敦促，并许以高额酬劳，但湘军不听，径自退回湖南。

眼见形势危急，总司令部参谋甘绩熙不顾自己伤病在身，毅然面见黄兴，自告奋勇组织敢死队，要夜袭磨盘山，夺回失去的阵地。

黄兴很感动，但又有些不忍心。甘绩熙再三请命，才获批准。

25 日夜，甘绩熙率敢死队员摸上磨盘山，山顶清军朦胧中见有人攻山，遂用机关枪疯狂射击。甘绩熙命队员趴在地上不动，上好刺刀准备冲锋。清军见不着人影，以为进攻的人已死或已撤退，遂停止了射击。

恰在这时，甘绩熙一跃而起，呐喊一声率队猛攻山顶之敌，慌敌中清军已不能有效射击，黑暗中又不知来了多少民军，惟恐被俘虏，就争相逃下山去。

敢死队终于占领了磨盘山，但甘绩熙头部背部中弹受伤。在身边将士的力劝下，甘绩熙将指挥权交给刘玉堂，返回武昌治伤。他刚走不久，清军就开始了反攻。在激烈的战斗中，刘玉堂中弹牺牲，敢死队无人指挥，遂撤下磨盘山。

26 日上午，北洋军猛攻十里铺，以隆隆的炮声掀起了全面进攻的序幕，下午 4 时左右，十里铺失守，民军将领杨玺章、王殿甲阵亡。

黄兴知道形势已无法挽回，遂下令抢运汉阳铁厂、兵工厂的机器，他本人于 11 时撤离汉阳。

27 日清晨，北洋军继续进攻，由黑山一线向汉阳市区推进，上午攻入汉阳城。革命军志士萧钟英、王佐才等人死战不退，全部壮烈牺牲。

汉阳保卫战一共打了 1 个多月，革命军阵亡将领 130 多人，士兵 2600 多人。

27 日以后，袁世凯出于政治需要，基本上停止了进攻，革命军与北洋军在武昌对峙。

（四）武汉保卫战的后果

艰苦卓绝的武汉保卫战结束了，革命军虽然失掉了汉口、汉阳，但他们牢牢拖住清军主力达一个多月，这就为其他各省的反清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。在武汉保卫战进行期间，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四川、江苏等省都被光复，都宣布脱离清朝统治。

具有政治头脑的袁世凯深知湖北北洋军的得势，并不能挽回清朝全局的失利，因此他才下令停止进攻，转而与革命党和谈，利用革命党与清廷都有求于己的有力条件，对双方既压又拉，以使自己能当上中国的最高领导人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武汉之战也为袁世凯当上民国的大总统提供了契机。袁世凯利用得胜之势压革命党人让步，使其同意只要他倾覆满清，即可推举他为民国的大总统，他又利用革命军的奋勇作战及各省起义的现实，压满清贵族

下台，小皇帝退位。

袁世凯的策略获得了成功，1912年2月12日，清宣统帝被迫退位。2月13日，孙中山宣布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。不久，袁世凯如愿以偿，在北京就任总统。武昌起义乃至整个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被袁世凯窃取了。

四、意义与教训

武昌起义，打响了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的第一枪。它的成功与失败不仅昭示着辛亥革命的得与失，而且也促使今天的人们深深地思索。

举行起义的革命党人的奋勇牺牲，前仆后继的行动与精神，使他们倾覆满清，建立民国的第一目标基本实现。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，全国各省纷纷起义或独立。1912年1月建立的中华民国，是武昌起义引发的辛亥革命的最高成就。回想此前革命党人屡起屡败、成果不大的事实，就更让人觉着武昌起义意义之重大。

而革命党人缺乏成熟的、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的指导，又使他们面临西方抽象的民主政治理论、政治体制无法有效地指导中国摆脱历史包袱，处理现实一系列问题的窘境。对这一窘境没有认真对待或者无法摆脱，又显出革命党人在诸多方面都欠成熟。再加上旧势力如袁世凯、黎元洪之流的狡诈与竭力维护旧社会体系、旧权力架构，就使得武昌起义乃至整个辛亥革命难有理想的结果。

对于今天的人来讲，武昌起义的得失成败、经验教训有很多值得我们记取。

首先，一场大规模的革命运动，必须有成熟的政治集团、成熟坚定的领导人阶层来领导。如果领导阶层、领导集团信仰不一、品行不一、革命态度不一，这场革命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胜利。

其次，这种变革社会的运动必须真正关注、及时解决人民的利益问题。否则，就无法使发动起来的民众或激于义愤而起的民众的革命行动、革命精神保持持久，从而使革命无法获得必要的长期的民众基础和支持。

最后，人们应当进一步思索孙中山感于辛亥革命不能大成功、中国富强之路难以开始后所说的“知难行易”一语。应当明了对国家发展来讲，摸索找出发展之规律、真理确实不易，从而理解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”一语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内涵。

